

# 古老的中国音乐， 真的一直流传到了今天

—序《泉州明代百首有声弦管曲》

田 青

本世纪之初，我有幸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做保护非遗的具体工作，为南音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工作多次到过闽南泉州，在欣赏泉州南音的同时，逐渐对这个古老乐种悠久的历史、丰厚的文化积淀、古朴典雅的艺术魅力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尤其是对当地政府和各界以至城乡老百姓及旅外华侨，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和自觉地加以保护与传承，并取得累累硕果，更是心生敬佩之情。当年我听介绍，三本明代刊刻的弦管戏曲刊本，国内荡然无存，其孤本分别尘封在英国、德国图书馆，四百多年来无人所知，1960年代才被英国牛津大学龙彼得教授发现，经长期的研究与论述，于1992年在台湾出版《明刊闽南戏曲弦管选本三种》一书。当今的泉州正在对这本书加以点校，拟编成一本点校本《明刊戏曲弦管选集》。另一本佚失多年的清代刻本《文焕堂指谱》，其副本也由台湾邮到泉州，同时在编校、制作为《清刻本文焕堂指谱》，两者将合为一函，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在我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取得伟大成绩的大背景下，一个地方能在不长的时间里，同时找来两种弦管音乐的明清孤本的副本，并快速地加以编校，在全国非遗保护的工作中具有示范性的作用，为现存音乐遗产与相关古籍的互证和逆向考察中国古代音乐史做了有益的尝试，我感到十分高兴和充满期待。

在这本书的序言中，引用了我过去为南音写下过的一段话：

过去，我曾经慨叹：“我们经常听到的所谓‘民族音乐’中的绝大部分，为什么和我在中国古典文学和其他古典艺术中所感受到的意境那么格格不入？……直到听到泉州南音，我才听到与我血液中的音乐基因相互唱和的声音。”

过去，我曾经慨叹：“音乐是时间艺术，是即现即逝、随生随灭的；看不见、抓不着、留不住。‘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有什么办法呢？古人没有精确的记谱法，更没有录音机，有时候，只好凭我们寻扯獭祭。现世之人，谁都没有陪孔老夫子在齐国听过韶乐，所以，谁都说不清楚老先生到底为什么听过它之后竟然三个月吃不出肉味来？三千太学生‘转世’至今，也恐怕都淡忘了嵇叔夜的慷慨与悲凉，没有谁能说得清为什么斯人逝去便该‘于今绝矣’的《广陵散》至今仍有琴人在弹？”直到听到了泉州南音，我才敢下这样的断语：古老的中国音乐，真的一直流传到了今天。

当年信笔写下这段话，距今已经过去了17个年头。但泉州的朋友，竟然还没放过《明刊戏曲弦管选集》，不但一直抓住不放，而且还深挖不止。因为他们想知道，弦管是世代传承的古乐，但“古”到什么程度？需要找到某种可信的答案。由于南音曲目过去能存留下来的最常见的载体，是民间的手抄曲簿，可惜绝大多数曲簿都没有纪年，普通纸质的抄簿也不能久存，所以不足为凭。直到二十世纪初录音技术

发明之后，才有了黑胶唱片。前些年，“破四旧”劫后余生的老唱片，在古旧市场上成为热门货，泉州的朋友也及时征集、收购了三百多张，经过清洗、翻录，制作了140首曲，于2017年年底出版了弦管史上头一本有声的书：《听见南音历史的声音》，书中配有“智能曲谱”和音像视频的二维码，别开生面，引人入胜。公开发行后，人们可以从中听到一百一十年前后弦友的歌声，难能可贵，大受欢迎。

但泉州的朋友追寻南音历史的声音并没有到此止步。他们长年酝酿，倏然悟到：多年来经整理并用计算机编排出版的近二千首曲目中，有一部分古朴典雅的曲文，岂不是早已刊刻在《明刊三种》中了吗？！而编入《明刊三种》的曲文，显然是历代积淀直到明代万历年间才付梓的，它们至迟就是四百年前流行的“时尚锦曲”！用它们来印证民间世代转抄传承曲目，不就可以判定没有纪年的曲目，至迟是源自明代。这些民间手抄的曲目，不但与刊本的曲词文字相一致，而且有完整的工义谱，其中有多首曲早已录存于老唱片之中。于是他们再次从龙彼得先生研究《明刊三种》时写的论文中，找到他指出的“至少有86首曲目仍保留于现存弦管曲簿”中。他们把这批曲目一一找出来，再经过细细查找，又新发现了14首，两者相加为整数的一百首！接着又为这一百首明代的曲词，找到一百首完全对应的工义谱，同时找到多位名家近60多年来唱录的音频，小部分暂未找到的也正在组织唱录。总之，开花结果，水到渠成，一部《泉州明代百首有声弦管曲》，将于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国庆节前夕、即南音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十周年纪念期间发行，以资庆祝和纪念！

泉州执编的朋友说，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受到我曾经提到的“古老的中国音乐，真的一直流传到了今天”的启发，产生了追寻南音历史的声音的愿望驱动下进行的。他们还在研究中，梳理出三条“一直流传到了今天”颇具说服力的根据：一是泉州南音传唱的声腔是泉腔方言古语，而《明刊三种》的曲词正是用这种方言古语编成的，与当今泉州民间通行的语言并无太多的差别，从而证明泉腔方言古语是长期稳定的，这就为南音严谨的世代传承，提供了牢靠的根基。二是《明刊三种》虽不附刻复杂的工义谱，但在一种以“新刊弦管”为书名的52首曲词汉字周边，刻下许多疏密不一的撩拍符号的拍号，说明在明代弦管古乐的记谱方法，已经发展得十分成熟。所以后来才有了自成体系、周密完美的弦管工义谱，使其音高韵律节拍能够真实地传承下来。三是泉州弦管界严格遵循口传心授的传统，即俗称“念嘴”，由弦管先生一字一音念给学生跟着，直到“字正音清”为止，从而保证了音韵的纯正，达到保古存真的境界。言之有理，由此可以相信，正是有了这种口口相传的原始功能，所以才能在没有录音技术之前，“古老的中国音乐”，才能够“真的一直流传到了今天”。

我赞同这些看法，并乐意再为这本独特的书作序，以对泉州保护传承“非遗”工作一再取得新成果表示祝贺，也对为这本书用心用力的各位人士表示敬意。

2019年7月下旬于北京

田青：著名音乐学家，曾任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宗教艺术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原载《福建艺术》2019.12）